V
B627.61
T85

册	4
卷	4

董司寇疏草卷之四督郎

江右樂安董裕惟益父著

乞勘官兵功罪疏

題爲梟臣功罪因勘獲明從征官兵乞
賜查確并議賞罰以昭大公以重地方事萬曆二十二
年二月內裕葉舞泗州縣饑民倡亂不旬日而驟
至七八千人幾爲地方大患該臣等行原任分守
汝南道副使劉卿調集官兵相機剿撫亦不浹旬
而討平之方行勘
報而按臣李時華論卿不職矣臣與撫臣張一元因各

自劾爲卿請罪隨蒙
皇上允科臣之疏覆行光祿寺寺丞兼河南道監察御
史鍾化民查勘回
奏該吏部會同都察院議得劉卿功罪原不相掩先
議調簡已足懲罪合無
俯念任事之難仍錄前功請
旨補用其千戶方玉成等并毛兵王繼春等行巡按御
史究叅歸結覆奉
聖旨劉卿功大罪小准遇缺補用其餘依擬欽此欽遵
備咨到臣臣仰見

皇上綜覈之明同於日月
優容之量大於天地錄人之功而忘其過即古帝王鼓
舞一世而收戡定之勛者亦不過此臣與地方官
方感激思効以求仰副
萬一之不暇安敢復有所言伏思裕葉等處之亂雖迫
於歲饑民貧實有司之不恤其民其罪宜有所歸
平寇之功雖劉卿之運籌決勝實將士用命之力
其功自不可泯故劉卿報功之初撫臣遺書及臣
謂今日之功當首從征將士各有司得贖爲幸我
輩惟有席藁耳矣臣甚韙之茲蒙

552981
N1'39

聖恩錄卿之功謂功大於罪
特賜補用是卿之功罪得勘而益明矣地方有司如知
州黃道見知縣王道化陳在邦吏目冉進忠典史
劉尚志聶文獻等拯救無能俱經先後論褫及斥
逐拏問亦足爲養寇殃民者之戒矣唯從征各官
若守備夏鳴雷指揮劉光祚劉天受千戶宋嘉賓
楊可久方玉成百戶趙純忠等監軍推官高攀枝
領兵典史曹珩等或賈勇陷陣或冒險招降或指
縱合宜或身先士卒計擒獲首從賊徒一千六百
一十五名斬獲賊級三十三顆招降賊黨二千七

十七名其望風逃散者不可勝數而地方幾危復
安皆各官兵之力也向以劉卿功罪未明一槩格
而未議而軼望者久之且原議斬獲賊首一名賞
銀十兩其餘各賞有差如陳金李自省裴贊魏進
甫張平川等皆大賊首也樊子仁等皆小頭目也
捕盜曹三秦毛兵吳光先鄉兵王章李可述等各
奮勇敢當陣擒獲並應照議賞給抑以劉卿功罪
未明一槩格而未賞至殺傷兵夫若黨九登等快
手姬應然等保正魏天魁等死極慘酷與鄉夫白
書毛兵陳國相等皆擯命賊手應恤其家今戰骨

將朽亦以劉卿功罪未明一槩格而未恤俱經批
行按察司查勘亦有所憚而久不見報茲不職有
司咸被顯斥劉卿已蒙
聖恩補用矣是雖未賞其功要亦不失故步即卿亦幸
公道之昭明矣乃從征官兵固有功而無罪者仍
格而弗議而死傷者亦不蒙優恤非所以勸義勇
於將來而慰忠魂於地下也是使臣等失信於官
軍而官軍眩於功罪之際無所激勸而效其命也
地方有事何以用人再查千戶楊可久等與毛兵
王繼春等雖奉參究尚屬可原蓋罪王繼春等爲

其妄殺王江川一家三命也其罪楊可久等爲其
縱王繼春等妄殺無辜也夫使王江川果無辜也
而妄殺之則持三尺而議其後所以肅軍戒泄民
寃也誰曰不宜然據地方公言與臣所稔聞王江
川叔姪兄弟皆大盜也王應第以賊首見監南陽
府王江川被獲死於半途王賓迭監軍官責後四
日身死惟王應恩爲唐縣標兵王天祝斬級報功
夏守備賞之紅紗一疋而分半疋賞標兵鄭國志
臣昨巡南陽審據王天祝鄭國志等首證甚明與
毛兵王繼春等無干此不可以罪王繼春等況可

以罪楊可久等哉臣備行分守汝南道叅政王任
具詳撫按以便審豁臣謂按臣仁人也既不忍將
兵者誅亂民又豈聽承問者罪有功儻按臣憐而
釋之臣得相安於無言而亦可免於異同之跡今
按臣以病得
請矣不職若臣亦誤蒙
聖恩擢之大理矣官兵罪狀猶然未及昭雪而
成命具在臣與按臣各離地方則以不了之前件遂爲
日後之罪案亦未可知此臣所爲不避煩瀆而披
瀝以
請焉者也臣自荒亂以來心思耳目無一日不在宛葉
之間因舊歲八九月間人心潛駭盜釁復萌岌岌
然將有前日之變臣因亟出而撫輯之其於功罪
之實頗得其詳請據實而詳言之臣至南陽詢民
疾苦考覈文武吏治見衛所各官眩於功罪之際
皆垂首喪氣憤憤焉各以討賊爲戒臣因勉以忠
義俾無懈心羣不逞之徒將伺釁復逞因申明盜
禁謂豐年爲盜與凶歲逼於饑饉者不同但係眞
犯即按問如
律甚則舉兵加誅隨弔賊首李自省張平川等面審

無詞內王應第者係王江川之姪也供稱賊首魏
進甫等寓住其家其弟王應恩王賓等各從魏進
甫夥刦王家店等處批註卷中因與王恭政徧歷
裕葉舞泌地方跋涉王家店象河關經馬鞍火場
山望李大王寨等處周覽村鎮原隰見廬舍皆空
蒿萊滿目或曠十餘里閭無人煙臣未嘗不欷歔
泣下痛恨於揭竿佩犢之徒爲禍酷烈不盡殺之
以快神人及詢土人寇之初興少者數十多者數
百官司類以爲饑民憐而寬之或捕之尋復釋之
又或匿不申報遂至千萬幾爲腹心大憂臣又未

嘗不怒髮上指痛恨綰符扞擲之吏養寇遺患矛
盾譴之以謝地方又自舞陽回過屹墻店鄉民范
朝綱等爲指王江川家謂其弟兄皆隨魏進甫行
刦故山前山後無不被寇之家唯王江川家獨完
二月十四日魏進甫約集羣酋將登山祭旗期以
來日搶保安鎮次及裕州南陽府王江川是日爲
具數千人食以享諸酋不意劉副使即於十三夜
進兵各賊倉卒迎敵爲毛兵所破官兵入其家飽
其酒肉乘勝追擊遂至敗亾此亦天亾之驟也若
遲一二日賊合大夥散平地據城郭即數萬之師

倅難成功臣又爲之駭嘆不已謂
朝廷
威福之大臣下得憑藉以成功而小醜卒不獲逞亦未
嘗不壯劉卿一擊之奇而官兵之所向無敵也既
過南召出內鄉名諭毛兵獎其破寇之功勉以忠
上之義皆踴躍思報至詰殺王應恩事皆指爲鄭
國志亦皆痛哭流涕謂爲以功受累及過鄧州見
鄭國志以他事繫監因取一審又稱王應恩爲王
天祝所殺因拘王天祝審據於陣上擒獲應恩同
王繼春等押解懼賊追赶不得已於中途斬級報

功有陳萬明見證是實因行該道具詳按院知會
臣又爲之悵惘嗟訝謂官兵功罪不幸淆於賊黨
之讎誣尤幸而明於鄭國志與王天祝等之首證
也此臣之得於巡歷者則然而亦萬耳萬目之所
共見共聞毫不敢以已私與之者也計按臣必克
爲官兵昭雪而按臣以疾行矣使臣不一言之是
汝南功罪僅明於文職而於武弁猶尚蔽焉非所
以昭
陛下平明之治也夫以饑民爲盜勝之不武曷足言功
顧以近萬之寇而蕩之於浹旬之間兵不留行而

民獲安堵各官之親冒矢石未爲無尺寸之効南陽乏可用之兵一旦驅不教之毛兵而用之安保不爲民擾而力戰於李大王寨轉鬬於千家峪等處賈勇爭先摧破巨寇則地方人口口能言之毛兵亦未爲無一指之用半夜發兵進劄大河王家莊王江川家突出强賊五七百人拒敵是交鋒之第一陣也毛兵力戰而破之擄其叔姪兄弟足稱爲第一功安得以應恩之殺爲毛兵之罪況應恩獲於陣上死於唐縣民兵之手又安得妄罪毛兵而使有功者皆有不免之懼即撤兵之後毛兵有

張大堯等出刦麥陂店夏守備與指揮王承爵伏兵空山擒斬賊首張大舜崔進甫等而大堯尋亦被獲而毛兵之狂逞者已懲且齎臣憲牌親入神林有招仰天池各賊之功又安得一槩遺之以灰任事者之心此非賞罰之公地方之福也夫汝南自昔多盜去歲仍苦水患即舞葉等處米價尚平反側之子領過免死票者悍然未有悛心而刦奪時起各有司狃於姑息之說相戒捕賊惟以請兵戍守爲計地方事機尚屬可虞所恃以震壓而驅除之者衛所各官南內各兵耳方圖獎率以備緩

急猶懼不競若不賞之又從而故勘之欲人心不
解體盜賊不乘釁而地方不傾危不可得已且懸
賞以購首賊言不可食恤亡以勵士氣恩不可愆
乃故久不行賊首如李自省等瘐死獄中張平川
等尚在而未正典刑民不知恩亦不見法獨於從
征官兵往覆推勘使襲弁搴旗之夫因首於有司
之庭披堅執銳之士折辱於奴隸之手非所以養
士氣而折盜萌矣夫賞罰信必明王勵世之權而
功疑惟重罪疑惟輕亦帝王忠厚之道今日南陽
官兵功罪自宜有辯此臣之有慨於中不敢以弛

擔有日遂忽焉於地方之慮也若臣之撫綏無狀
罪在不容即叨內徙實慙曠踰其席藁以待爲日
久矣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合無
俯念從征各官若守備夏鳴雷等各有微勞仍聽臣等
催行按察司作速查勘分別題
請并議賞錄其千戶方玉成楊可久百戶趙純忠與毛
兵王繼春等或准其以功贖罪或憫其無罪姑免
提問而一體獎賞其死事官兵照例優恤直正賊
首見監未決者通行速勘查照

律例施行或仍行巡按御史一併從公查勘具
奏定奪則功罪昭而人心服地方亦永有攸賴緣係
臬臣功罪因勘獲明從征官兵乞
賜查確并議賞罰以昭大公以重地方事理臣不勝隕
越待罪之至

條陳南陽寇平善後事宜疏

題爲南陽寇亂已平敬陳善後長計乞賜
採擇以遏禍萌以保治安事臣惟中州夙稱多盜舞葉
等處其民去縣稍遠者貧則爲盜富則爲窩其俗
剽疾易動忽而耰鋤忽而戈鋋不問年歲豐歉一
惟姦豪鼓煽則相率而弄潢池之兵然亦未嘗不
視控御之當否而爲聚散如舊歲賊首陳金等嘯
聚饑民衆號千萬今春米價尚平賊首陳三川等
突出流刦動踰數百仰仗
天威相繼討平然控制之疎武備之弱行伍之疲敝猶
可虞也臣於去秋巡歷南陽延訪咨諏頗得其實
備行道府查議今雖陞任於地方安危義不敢忘
除功罪之實已冐昧爲官兵請
命其置義倉興水利等事臣所得行者不敢槩
瀆外所有善後事宜有關興除之大者敢不效千慮之

一而條列以
請如蒙
勅下該部查果不謬覆議上
請俯賜施行則地方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激切待罪
之至
計開
一添設縣治以便控御臣昨巡南陽先行所屬圖
陳地方要害計議防守據知府李時孳條稱泌
陽縣象河關地方南距該縣西距裕州各一百
二十里北距舞陽縣九十里東距遂平西平縣
二百四十五里四面崇山巨壑盜賊聚爲淵藪
設有巡檢一員不足防禦今春巨寇搶刦可爲
寒心象河關北四十里爲接官亭添委指揮王
胤駐兵一百二十名於彼防守而營堡未建非
經久之計今首惡雖除而餘孽未靖合再委府
佐一員給以兵勇豐其廩餼駐彼操捕等因臣
看係地方大計即與參政王任親詣本關相度
可否據土民張一鳳等生員張養性等及舞裕
附近居民李永吉等各具狀告稱象河關去各
州縣甚遠盜賊易生糧差不便天順正德嘉靖

問居民申蘭汪廷等具奏

請設縣治當蒙查勘准立續因荒歉未果百姓仰望至

今執有汪廷等奏

請疏案可據隨批參政王任覆勘轉委南陽府推官高

攀枝復詣本關查勘又據士民李養性等舞陽

縣民李永吉裕州民樊應元等連名具結願建

縣治如前又稱本關在古爲比陽縣碑碣猶存

等因該臣看得象河關在裕舞西遂之間距各

州縣一二百里不等其山勢北連火場馬鞍伏

牛等山南通高老嵯峨與確羅等山岡巒相接

而象河關適踞其中是各縣之要樞賊窠之吭

背也然據象河而左顧右盼亦平疇豪野不啻

四五十里使當時築城池而建縣治豈不稱壯

哉縣官民相爲依附扼要津而控守之即有歉

年宜少寇患乃僅僅以一巡司制之此千家之

聚蕩爲灰燼禾黍之場蓊爲榛莽而遺骸枯骼

掙倚草間者驚心慘骨至無涕可揮及詢放賑

之銀飼饑之粥亦稱竊遠中隔盜奪不得均沾

臣僉爲之大慟此建縣之

請起於天順正德至今父老尤亟望幸眞萬萬不得已

之計也誠俯察民情追討遺議割泌之雙山以北裕之大店以東舞之馬鞍山以南於象河關添設一縣凡戶口錢糧之麗於其土者悉割而屬之設一知一簿一典以拊循其民而督其盜賊設一諭一訓以教育其子弟而又設城池廨宇以便防衛居守則三界隔越之民咸遂孔邇之願差役勾捕不苦遠涉盜賊亦不得乘虛以肆摽刦脫或有之舞泌各縣攻其外象河新縣搗其中容易撲滅必不至東奔西突若日前爲禍之慘烈也且縣治既設則巡檢司可裁接官亭駐守官兵亦可議撤裕舞州縣各免遙制之艱西遂二縣並藉其悍蔽之力矣一縣設而衆利附地方長計無便於此唯是兵荒之後不堪煩費而欲圖永逸可憚一勞查萬曆十五年河北三府大饑借南陽府庫銀五千兩放賑原議歲稔補還今彼中歲稔前銀應還若得此以資脩建或先於布政司借動候彼補還則縣治自可刻日興工即有不足之數不難另議查處且其地山饒木石其民踴躍樂於助工總之不踰八九千金宜可竣事臣昔令東莞議添新安縣

治一經查勘即圖畫以
請至今以爲永利茲第委一賢能府佐或預詮調一賢
能新尹俾之到任經理其事不出期年而落成
可望矣此臣之得於耳目稽之輿議僉以爲便
者如蒙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上
請將象河關巡檢司裁革于彼處增設縣治其縣即隸
裕州割泌舞裕州前項地方屬之
欽命縣名鑄印銓官俾便行事一應賦役經費等項聽
臣衙門會同撫按委官查確通融計處施行則
控制密而盜釁消其有利於地方非耻小也伏
候
聖裁
一重守備以便責成查據唐縣守備夏鳴雷呈稱
卑職駐守唐縣往來南召防守值今歲荒盜賊
蠭起兵力寡弱不堪征禦且統體不尊有司視
爲贅員警急並不申報巡捕幕職抗不爲禮衛
所官亦往往不受節制緣守備兼轄南陽一府
而官銜乃稱唐縣守備故凡事掣肘難行若不
申明恐事權日落致誤地方等情除行所屬查

照規制相處毋許抗違遇有警息一體飛報策
應仍批行分守道查議續據叅政王任查稱唐
縣守備原爲南陽防礦防盜而設合府地方皆
其統轄而官銜僅稱唐縣誠於御制不便似應
請改職銜并加
勅書一道以便責成等因該臣看得南陽地方界連秦
楚扼阻嵩盧控引西遂確羅中多銀峒所在崇
山窅谷並爲盜區其民又易動難戢守備之設
關係甚鉅而體統宜尊查自嘉隆以前原係嵩
縣守備兼管萬曆六年因桐柏縣賊首喬濟時
作亂乃從嵩縣守備梁大任之議奏
請添設守備一員駐劄唐縣巡緝南陽一府地方但嵩
縣守備銜上有河汝地方字樣而唐縣守備未
註南陽地方故一切官民俱以唐縣守備目之
文移不便通行事權漸至陵替比來有司又妄
自尊大居常陵駕相高有警謾不關白而該備
之偷惰不職者亦往往藉口推諉不亟應援而
坐失事機此於地方何賴焉夫不尊則不信不
從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自古病之茲南
陽守備蓋以一衛五所十三州縣之盜防責之

近議每歲駐劄南名半年而職銜獨繫一唐縣致權傾勢奪即所部署者亦莫知所尊而咸有玩心此何以責之團練兵夫驅率將士作敵愾之威而收蕩寇之功也該道議請改銜增

勅委爲有見查汝南道屬設守備二員在汝寧府者見稱汝寧守備在南陽府者似應爲南陽守備不宜獨稱唐縣又查前任撫治鄖陽都御史楊俊民因漢中守備威令不行題

請加

勅書一道至今賴之茲議唐縣守備事體正與此合如蒙

勅下兵部再加覆議如果不謬將唐縣守備比照汝寧漢中事例改爲南陽守備添給

勅書一道令其每歲分駐於南名唐縣往來於府屬鄧淅裕舞等州縣料兵耀武無事則按兵彈壓遇警則提兵勦捕衛所官軍並聽約束府縣有司以禮相處有警及時具報以便合力驅除庶體統既明責成亦便而於地方亦有攸賴伏侯

聖裁

一減班價以恤貧軍臣於去秋巡歷南陽詢訪軍

民疾苦督墾荒蕪田地見所在民業稍稍墾種
惟屯田多棄而不耕蒿萊彌望詢之土人僉云
班軍之逃亡也班價之太重也臣爲之泫然太
息謂
國家給屯田以膳軍乃重班價而敺之軍逃田荒班
價何出此胥病之道也因准指揮劉光祚條揭
行南陽府查議去後據知府任悊查得該衛五
所旗軍頭二班先年每年一替輪流赴榆林城
操備自萬曆四年奉文免其赴操每名扣銀五
兩四錢解邊召募各軍因之累逃大半萬曆九

年巡撫都御史褚鈇題奉
欽依每軍減銀三兩止扣銀二兩四錢各軍方得蘇息
萬曆十九年復奉
新例以二十年爲始每年照舊仍追班銀五兩四錢查
得各軍班價係是五所軍一年應得月糧盡數
追解不足責令本軍厝補今連年災荒屯糧多
欠即各軍月糧且不能領足而又令其額外厝
補豈不重困茲若照舊額減復二兩四錢恐彼
中不足召募勢或阻隔難行合無將二十二年
起止將各軍月糧照依每石折銀四錢盡數扣

解私幇之數盡行減免如本衛在城三所每軍歲食糧九石一斗五升照煎銀三兩六錢六分鄧州前所每軍糧八石四斗煎銀三兩三錢六分唐縣右所每軍食糧九石六斗煎銀三兩八錢四分俱盡數解邊不必取足於五兩四錢之數至於二十年二十一年分拖欠之數姑准蠲豁則班價不致過爲減損而貧軍亦庶幾稍得寬恤等因除行批候題

請明文外該臣看得南陽衛解榆林班銀原在各軍月糧內扣除而各軍月糧又在各所屯田內出辦

茲免其班操似恤其遠調之苦而班價之扣乃罄其歲之所入田之所出者不足以供而必取盈於月糧之外各軍其何以堪故班價五兩四錢則軍逃減爲二兩四錢則軍還復增爲五兩四錢則軍復逃軍還則屯墾軍逃則屯荒而班價之完欠因之矧今南陽當同類相食之餘巨寇蹂躪之後加以大疫軍民之不得終其天年者十常八九即寬恤拊摩未易招集嗟嗟骨立窮軍復以班價而重毆之不盡轉而四方不已而班價寧有完期徒令衛所坐困朘剝無益也

茲該府議將各軍月糧因其所得盡數起解在
城三所每軍三兩六錢六分鄧州前所每軍三
兩三錢六分唐縣右所每軍三兩八錢四分俱
括充班價解赴榆林支用免其私陪不必取盈
於五兩四錢則稍益於二兩四錢之外在榆塞
增一分有一分之用而稍減於五兩四錢之中
在衛軍寬一分亦受一分之賜比量於邊腹兩
難之間而酌爲甘苦調劑之術該府之議似應
俯從再查二十一年分欠班價銀九百餘兩二
十二年所欠尤多顧其地荒亂相仍凋耗已極

其屯業又拋荒未墾責之必完將逃者不歸歸
者復逃也頃者大饑荷蒙
皇上軫念元元捐
內帑發漕儲而蠲稅已責
允撫按與臣等之
奏及部臣覆
請者其
洪恩豐施至沾渥也寧獨恝於一衛五所之衆而難於
九百餘兩之班銀哉雖榆林班銀歲有常額然
計所減歲僅千金此在榆林不見加損而在疲

軍得之則蘇息多矣伏乞
勅下兵部覆查不謬
俯從末議將南陽衛所班銀每軍儘其應得月糧盡數
扣解不必足五兩四錢之數其二十一二年拖
欠銀兩姑憫重災
允賜蠲免則貧軍不終苦累屯業尚可墾闢其有造於
地方匪耻鮮也伏候
聖裁
一增步兵以益操備查得守備僅有巡礦軍牢六
十名又分上下二班不任防禦臣行巡道將南

陽義勇二百五十五名見在信陽衛操練者擘
回該備操禦外及臣巡歷操閱見衛軍疲弱不
堪州縣義勇各有馬一匹並無步兵一人當行
查議謂兵貴步騎相兼而步常多於騎今南陽
山谷崎阻不便驅馳礦峒盜窠皆憑山險此步
卒之地也馬軍十不當一乃州縣獨設馬軍而
無步卒殊不適用然馳報餽運不可無馬裒益
於步騎之間而損馬以益步大都減馬軍一名
可得步兵二名而於攻取尤爲長便仰卽議報
等因隨據守道王黎政行府又經該道覆議爲

照南陽盜賊惟憑險阻防礦禦寇最宜步兵減馬加步誠爲對症良藥在守備有增兵之益在里甲無加賦之擾計無便於此者今據該府查稱州縣義勇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馬一匹草糧銀如工食之數馬係義勇本戶朋買工食草料銀於條鞭銀內支給惟衛所義勇查賦役册於地糧內審編工食不等難便議裁其各州縣一軍一馬歲領官銀壹拾肆兩肆錢減馬一匹扣其草料以充工食又可募兵一名是一馬之革而得兩步兵之用也然鄧浙南內等州縣并

衛所義勇三百五十五名每歲分爲兩班赴府城操及撥各堡防守似難議減合無將掣回信陽衛操練義勇除右所照例免減其裕葉舞泌桐唐州縣共二百三十五名於內減馬一半每匹扣草料銀七兩二錢即於南內二縣名募一可當十者爲步兵可添精兵一百一十七名合前掣回義勇并巡礦軍牢馬步共四百三十二名專聽守備統束操練則平時可以震壓有警可以剿除而不患無兵等因到臣除批如議行令減馬州縣將前減馬草料解府轉發給散及

行守備將募過步兵姓名造報去後又該臣看
得南陽山多黠賊守備不可無兵尤不可無步
兵賊之所甚畏者爲毛兵欲募步兵非得精悍
如毛兵者不可蓋其人聚居山菁以射獵爲生
驅虎豹若驅犬羊上下山坂彪疾如飛手長鎗
而腰利斧箭傳毒藥一著人膚死不旋踵其人
雖獷悍難馴而性直好勇易以義使一當賊陳
輒賈勇爭先尤耐苦戰有前無却故各賊不畏
官兵而畏毛兵臣在南陽議選毛兵以爲官兵
發守備操禦蓋陰收毛兵之豪傑而明折盜賊

之姦萌也茲府道議添步兵而必於南內二縣
者以此第因舊歲用兵該道以毛兵取勝尋亦
以毛兵蒙詬故地方官以用兵爲諱而毛兵亦
以從征爲戒然避浮議而忽遠謀非地方之任
也如今春陳三川等糾衆搶刦桐柏信陽地方
指揮王承爵領義勇一百名阻山而不得進稟
稱所統馬軍不便追剿該道懼不能勝議調守
備所招步兵復調南內毛兵乃克平之此南陽
馬步之大較也臣因謂南陽馬軍不獨掣自信
陽者當損馬益步即在府城操者亦當減馬一

半以爲步兵但人情類憚更始而義勇多有頂
頭一時遽難并減然將見在馬匹印烙時常委
官查驗將羸弱者變價倒死者不必買補扣其
草料爲募兵之用不出數年騎可漸變爲步況
減一半猶易易事也至於名募不必專用毛兵
亦不必諱言毛兵但取其有眞正籍貫而精勇
健鬬者即以充選并聽道府不時稽查則步騎
皆壯而緩急有濟矣今兵之募於守備者未給
工食馬之減於州縣者猶在看養而臣且以得
代離地方恐前議猶未的行也此臣所不已於

言者也如蒙
勅下該部覆議上
請行下臣衙門督行道府各官將減馬益步之議見行
於守備領操者著實舉行其在府城操者并議
裒益要之數年減馬及一半而止則豫南馬軍
僅盈六百之數者將化爲近千勝兵而於地方
永有攸賴矣伏候
聖裁

薦方面疏

題爲薦舉方面官員以備擢用事臣叨撫鄖陽將及

三載茲蒙
恩陞任交代於三省司道職事相關者例應譴舉除奉
職不恪者已蒙大計
處分外所有賢能官員謹疏其名而據實以
聞訪得湖廣布政司右布政使郭子章充養深而動與
道俱弘濟優而才爲世出經畫樹百年保障旬宣
裕八面風稜分守下荆南道右參政馮時可器業
巖廊鼎呂文章秦漢葩蕤噢咻切而色起捐溝誨
飭嚴而心悛佩犢分守上荆南道右參政李同芳
沉邕獨周民瘼方嚴不可私于典文懸兩浙之鑑
衡飭治監三楚之屏翰按察司分巡上荆南道副
使沈一中學辯博而不窮性冲夷而有執懲貪剔
蠹而江漢波澄經武飭防而夷陬風靖署按察司
清軍驛傳道副使劉弘道崢嶸海鶴之姿超逸天
閑之駿調停夫億而姦竇清經理漕儲而
國計裕提學道僉事俞士章瑩徹無瑕之器磊犖善
應之才振風軌而關節不通陶士彙而門墻競秀
河南布政司分守汝南道右參政王任謙抑動如
執玉員通捷於走盤議礦能無成心靖寇近多茂
績提學道副使蕭良譽敏才如建瓴高屋朗鑑若

撤蔀大廷品士迥出驪黃譚道直遡河洛陝西布
政司左布政使徐汝陽雅度澄澄淵暎貞操晶晶
氷懸剸劇綜微而芒刃不頓豐施鴻業而閫鑰攸
宜分守商洛道右參議王孟煦外樂易而不矜中
敦敏而無倦疲瘵樂有怙恃奸盜無敢横縱按察
司提學副使沈季文博大器若函牛朗徹精同照
乘秉德造士而鑑別尤工直道用時而樹植更卓
清軍屯田道副使李國士不矯厲而立名務廉平
而致理振風紀而墨吏以懲慎刑名而寃獄若洗
以上諸臣皆一時藩臬之良內郭子章近報陞任
以該司缺官尚留署理徐汝陽抵任雖止數月而
遷轉並在屬中所當一體薦揚以備擢用者也伏
乞
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郭子章等或循資擢用或
量材優處庶吏治彰而政務舉監司競勸而百司
咸清矣

舉劾有司疏

題爲舉劾有司官員以飭吏治事臣欽奉
上命叨撫鄖陽於所屬有司綜覈惟謹茲當陞任交代
適經大計考察臣固不敢妄刺而亦安敢失舉謹

據實爲
皇上陳之臣訪得湖廣襄陽府知府尤錫類雅度冲夷
貞操峻潔綜煩剖劇而官有餘閒拔滯振窮而民
無失所荆州府清軍同知繆守之純白全而纖毫
不染才諝練而剸割如流疆理允賴於江防釐詰
克清乎屯伍襄陽府同知楊應兆砥操寒於嚼檗
運才捷於揮斤綜細大而百務修慎刑罰而庶獄
允襄陽府推官喬應甲皎然不涅之姿卓爾大受
之器燭羣情洞如觀火秉三尺較若持衡均州知
州林繼喬器宇安和才華朗練當輪蹄沓至之地

而應之有條值殍殣相望之時而生之者衆夷陵
州知州童世彥節用則瘠已腴民賑饑則思民由
已事不擾而自辦才無施而不宜江陵縣知縣孔
貞一風猷岳峙淵停才諝雲流飈舉清譽獨高荆
楚惠政擬古循良襄陽縣知縣劉宇直躬而行見
利若浼堅凝純百練之剛展措軼千里之駕遠安
縣知縣蘇大成志潔而器冲才竑而思密四境共
含春旭一庭若凛霜威宜城縣知縣梁雍清滌不
淄慈惠有執寓賑於脩工而就食如雲剗虛以濟
浮而保民若子房縣知縣張希良心存振樹事不

詭隨摧姦窒蠹而衙宇肅清救盜殖良而蒼赤怙
戴巴東縣知縣羅萬里當楚蜀接軫之衝而調劑
得法澄土漢錯繡之地而威惠並行節苦事脩政
和民悅河南南陽府同知井濟博樸茂獨存古道
清脩迥邁時流振滌勤而狐鼠潛踪綏輯善而萑
苻息警南陽府推官高攀枝護軍蕩寇而謀出萬
全解網開倉而惠流四境才誠雙美品格孤高裕
州知州侯師皐丰神秀朗志行端醇稽綜畧而弊
竇清節愛行而頌聲起浙川縣知縣茅國縉許國
志切攄丹愛民心誠保赤與革務垂永世頌聲丕

溢隣封南陽縣知縣楊惟治忠誠無愧衾影峻潔
不染脂膏振弭躬胼胝之勞釐詰杜奸舞之弊鎮
平縣知縣孫鶴年溫醇有執操滌無瑕軫民艱而
轉徙歸農鋤奸黨而豪强屏息鄧州添註判官張
納陛清標絕俗正氣昂霄靖獻之忠益矢於困衡
弘濟之才更深於閱歷陝西西安府知府曹璜才
剖紛而益整操處脂而不濡入
覲攜兩袖清風峙儲造一方大命西安府同知馬英猷
爲朗練器宇端凝綰州符而惠洽商於餙盜防而
威行天府漢中府推官宋一韓充養邃若淵澄英

標皎然玉立覈吏治鑑有餘明察民寃益無遺覆
商州知州王以孚純白未漓慈祥可掬勵精明而
案無滯牘務廉靖而野有寧民洛南縣知縣洪其
道澡身惟恐或涴愛民眞若有傷條畫多經久之
圖拊摩起孔邇之頌鳳縣知縣江大鯤撫彫疲而
節愛獨至汰浮冗而政務一新澡雪不淄聲實沸
起以上諸臣皆鎮屬有司之良所當薦揚以備擢
用行取之選內井濟博侯師皐今任雖未及期緣
井濟博原任鄧州知州侯師皐原署內鄉葉縣印
信先後並在屬內例得並薦以備擢用者也又訪

得漢中府略陽縣知縣冉某景入衰遲器尤庸鄙
兩目微眇指縱多出姦胥二竪爲殃文移任從寢
閣初任踰月即臥病數旬百務弛而百弊生已註
老疾用備考察之數及守道巡歷該縣其病稍愈
見其事漸理而民亦安之因爲改註而列之留用
之科不謂入
覲之時遂忘在得之戒庫編家火銀二十兩業已收進
矣仍科各里寧有約已裕民之心四里鋪陳銀三
十金已屬妄派矣仍索馬頭遑恤瘠民腴已之誚
指謁辭上司民壯機兵或科銀一錢五分不等哀

爲下程之需也而門子任敏等亦共送一十七金
稱長途費煩庫吏庫書餽之白金段紬數多收爲
僕賃之資也而巡檢郭孜者所送不下四五兩大
戶鄧大興等十名每名五兩總之則四十兩不辭
谿壑之投富民趙亨等二名每名十金積之二十
金寧暇簠簋之飾夫朝
覲原有額編之費能節儉宜自有餘仕路正屬
清明之時雖多攜抑何所用況指稱科派部院
題覆森嚴而節經禁飭臣亦不啻再四本官仍襲舊
套冥然不省是眞日暮途窮故爾倒行逆施者也
雖及寬政難容漏網如蒙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尤錫類等擢用
行取冉某查例重處庶旌別明而勸戒彰於吏治
民生胥有攸賴矣

薦佐貳首領疏

題爲薦舉佐貳首領官員以廣風勵事臣撫治鄖陽
蒙
恩陞任茲當交代於撫屬佐貳首領官員例得薦舉然
亦不敢濫及臣訪得夷陵州判官秦劉胤資本恂
達志淬困衡議政井井有條署邑孜孜求理城固

縣主簿劉春震才敏而妥志潔且方災疲雅善調
停蒼赤共銜撫字唐縣主簿田士亨心存樹拔才
更疏通佐理邑頌廉平放賑民沾實惠內鄉縣典
史曹珩才堪任劇守不踰閑司捕賑饑而安全甚
衆督兵剿賊而智勇無前以上四臣皆一時佐職
之良而典史曹珩既優治才尤精騎射用之領兵
則甘苦同分時遇勍敵則身先士卒宛葉之克平
巨寇本官之賈勇摧堅爲多眞縣幕之最良不當
限以資格應與秦劉胤等一體薦揚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將秦劉胤等酌量擢用曹珩
破格超陞庶羣工競勸而吏治益興於民生不無
小補矣

薦教職疏

題爲薦舉教職官員以重學政事臣撫治鄖陽欽奉
勅諭開載有作興學校之責於三省教職頗得其槩茲
蒙
恩陞任交代謹擇其尤者疏名以
聞訪得寧羌州儒學學正郭慶年擒藻欲追古作濯清
不染氛埃頌讀最勤施爲迥別南陽縣儒學教諭
曾壽貴端凝可範卓犖出羣署符露製錦一斑秉

槧擅青錢萬選保康縣儒學教諭吳天佑清涵玉
骨藻麗葩甤署疲邑而譽起四郊絜華標而望馳
六舘棗陽縣儒學教諭孫台文行並茂經術兼優
壯志不憧卑棲美才終堪遠到內鄉縣儒學教諭
王可相英標炯炯麗藻翩翩潛修漱丹水之精從
政優赤縣之寄石首縣儒學教諭王心正筆吐英
甤胷藏鱗甲時擁皐於師席終脫穎於詞林褒城
縣儒學教諭杜學大禔躬不染搦管多奇顧化成
於作人致理徵於視篆宜城縣儒學教諭高如雲
清餘苜蓿文富縑緗譽起鱣堂才堪花縣以上諸
臣皆教職之良所當薦揚以備六舘有司之用者
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郭慶年等酌量
擢用庶師儒知勤而學政益修矣

舉劾武職疏

題爲舉劾武職官員以飭軍政事臣叨撫鄖陽茲當
陞任交代所有武職官員例應薦劾訪得湖廣行
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安如山器識弘深操履
純白恩威暢而雷動三軍謀勇兼而風馳八面僉
書署都指揮僉事王一桂服食處部卒之下籌策

定戰陣之先夙備岷巫而威名茂著調征宛葉而
招降獨多河南都司掌印都指揮僉事歐陽寨冲
雅則恂恂儒襲雄傑則赳赳干城脩閫政而百弊
盡釐暢戎機而三略素裕僉書署都指揮僉事李
鎮中驍雄姿貌鎖鑰英猷提三尺於寧夏賈先登
之勇秉一麾於汝宛成掎角之功唐縣守備夏鳴
雷有勇知方好謀能斷以剿爲撫而潢池銷兵因
正運奇而甲兵在腹鄖襄守備王簡在文藻夙擅
詞壇沉勇尤長將略拊衆暢投醪之惠許時存裹
革之忠南陽衛指揮同知劉光祚讀書能知合變

撫士迭用恩威摧敵則勇冠三軍敬脩則守嚴一
介荆州右衛指揮僉事李獻忠資兼文武守絶磷
淄長技屢捷於戎科妙算允堪乎邊閫鄖陽衛指
揮僉事張世忠雄姿脩幹鋭氣貞操說禮樂而練
戎韜精騎射而閑兵略南陽衛指揮僉事王承爵
清勁而有骨力勇悍而妙心機善測情形任宜衝
劇漢中衛指揮同知胡汝寧孝友夙重鄉評廉平
見推士伍雅負干城之望不襲紈袴之風襄陽衛
指揮使孫名世當英妙而舉動老成處脂膏而操
持謹潔精通武藝曉暢軍情均州千戶所副千戶

褚雲龍矯矯鷹揚之器桓桓虎視之才團練而營壘生威緝捕而萑苻息警房縣千戶所千戶計元功卓犖不羣廉平有譽屯伍絕無騷擾災祲更善調停夷陵千戶所副千戶龍萬化愼守貞同處子文雅猶是儒生公廉有威綏急可使以上諸臣皆撫屬武弁之良所當薦揚以備總叅遊擊守備之選者也內安如山雖報調任然行間一時缺官戎務暫留總理王一桂陞任頗久已離鎮屬因撫按會議

奏留加銜領兵入蜀征剿播酋亦尚在地方均應并

薦以備擢用又訪得荆瞿守備劉永基姿本綿弱才乏鷹揚辭衛篆而卧苫蘆有仁人孝子之致講德業而閑詞賦尚輕裘緩帶之風乃懲前官之酷烈一味尚寬致紀律之玩弛自任純白之未漓全不逆詐啓狐兎之縱橫惑志方士日討黃白之術爐火燃而土夷盜熾誤聽姦書曲爲朘剝之謀詞訟濫而軍民怨嗟納土司之賀儀則土官田養民等或五六金或十餘金是豈交道接禮之宜受屬官之餽遺若指揮孫光裕等或三四兩或六七兩大失正已率屬之道當按臺之較射則九不中一

寧無厚顏奉院道之公移百無一完並從沉閣其最可哂者聽信棍徒之哄報自稱陞任中州尤可訝者不知候代而[illegible]詳率爾擅離信地既已去而復返似閑往而閑來臣守既屬大乖進退尤爲無據即今播酋逆命荆瞿切震隣之虞而川貴用兵守備有防堵之責而庸庸若本官者將何以備緩急而語折衝有不敗乃公事者鮮矣相應革任以免曠鰥如蒙

勅下該部覆加查議將安如山等酌量推用劉永基革職回衛則彰癉明而人心競勸而安攘有攸賴矣

薦地方人才疏

題爲薦舉境内人才以備錄用事臣欽奉

上命叨撫鄖陽於地方人才有負善世之具而自處於閒暇之地者葢嘗廉其行實而景慕之茲蒙

恩陞任交代例當薦揚顧其間有德與年而俱邁者遯世已久有才因時而暫晦者養重方殷臣懼違其所尚而不敢以槩及茲訪得原任雲南左布政使加陞太僕寺卿致仕張楚城品格獨超羽儀可則攄忠讜而名重瑣垣樹風猷而望崇岳牧懸車何蚤抗高志於邱園韞櫝宜沽當價增於

廊廟原任福建左布政使今回籍聽調帥蘭器同璞
玉渾金才類斲輪遊刃不借資而速化節傲冰山
不矯厲爲名高門澹秋水生平無愧衾影風軌雅
重士林原任四川按察司副使今致仕黃九成履
方行潔識邁才玆督餉飭戎藩臬夙推楷望飫眞
含道雲林益擅清風況值盛年可肩重任原任安
慶府知府今告養親李守約德比金玉行通神明
蚤賦閒居遺愛尚流皖水不通造謁聲價特重荆
南脩之家而衆美咸歸效之國而鴻施更遠以上
諸臣其立身行已皆有本末茹玄履素不愧古先
且其年未衰而其器可用並應薦揚以備錄用者
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張楚城等酌量
起用則巖穴之士皆爲世用而治理亦永昌矣

薦地方將才疏

題爲薦舉地方將才以備錄用事臣叨撫鄖陽於所
屬武職堪備叅遊守備之選者見行薦揚外其有
罣誤可原而遺棄可惜者是
明例之所旁求愚臣之所搜羅而思以效之於
國家者也節行司道查訪僅得二人敢據實以

聞訪得原任固原東路管遊擊事參將陳松魁梧偉貌激烈忠肝富鈐畧於胷中策夷籌於掌上出塞搗虜穹廬之膽猶寒摧寇轉輸邊陲之威益振守河隍而民獲安堵嚴紀律而士無干行智勇兼優折衝有待原任四川軍門標下遊擊司懋官髯張似戟器重如山學劍欲敵萬人授鉞可當一面昔備羌漢威名振而桴鼓不驚既僉閫戎訓練精而鬼神動色讀書能識合變御夷迭用恩威壯志每切請纓健足未應伏櫪以上二臣皆督屬將帥之器可備邊腹驅使之任而廢遺可惜相應薦舉以備

錄用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果不謬將陳松司懋官乘時錄用則其建監必有可觀而疆埸亦有攸賴矣

董司寇疏草卷之四終 督郎

藏板